

今水母不能動。蝦或附之。則能往矣。爾雅以鮑為大蝦。郭氏云。出海中者。長二三丈。鬚長數尺。可為簾也。又閩中有五色蝦。梅蝦。蘆蝦。泥蝦。苗蝦。其類不一。海中有蝦姑。狀如蜈蚣。一名管蝦。馬援為武陵守。有蝗。援振貧薄賦。修行德政。蝗悉入海為蝦也。

增修埤雅廣異卷第十一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二

品物門

介族類

龜

介蟲三百有六十。龜為之長。龜舊也。外骨內肉。腸屬于首。廣肩無椎。與蛇為匹。故龜與蛇合。謂之玄武。類從云。龜不咽粟。蓋龜善藏。又能行氣導引。其背微偃。韓子謂之窮龜。相法以為強脊。如龜。有後之人也。又龜背微坼。坼音拆如皴。側救切剝。故莊子云。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也。語曰。龜思

鼈望。今龜鼈皆隔津望卵。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蓋蓍老龜舊，故古以龜卜蓍筮。白虎通曰：蓍龜者，天地之間壽考物也。故問之龜象也。天產也。蓍數也。地產也。占人曰：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說文曰：兆，龜坼也。龜灼之而坼，坼而後墨與色可知。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卜之序也。故玉藻云：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今禮以尊卑之序言之，故先占體，後占坼，與玉藻

之序異也。墨謂以墨畫龜，占其食否。洛誥所謂我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故卜師云：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也。筮人曰：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卜筮必相參用，以定吉凶。占人所謂以八筮占八頌者也。傳曰：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則龜筮之必相為用，非持人故抑天理也。書曰：三龜一習吉。此龜從也。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則言蓍從焉。而筮書與龜又并吉也。公曰體，王其無害，則言卜筮之體并吉。故王其無害矣。詩曰：爾卜爾筮，體

無咎言。此之謂也。先儒引此證君占體之事。而
又以書為龜書。則亦誤矣。且開籥按視龜書。然
後知吉。則先曰三龜一習吉。是今日適越而昔
至也。明堂位曰。周以黃目。黃目蓋以龜目飾尊。
今龜目黃。而許慎解字說壘。亦曰。龜目酒尊是
也。化書曰。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
啖。氣交也。言龜雖與蛇合。亦有以神交者。易曰。
舍爾靈龜。蓋龜有靈德。伏匿而噎。善潛而不志
於養。故古者筮筮^皆皆為龜形於其上。而大臣
以貪墨坐廢者曰。筮筮不飾也。史氏龜經曰。龜

生百歲。故居鵠尾之上。

蠃

蠃八跪而二教。水蟲。殼堅而脆。^音團臍者牝。尖
者牡也。八月腹內有芒。真稻芒也。未被霜食之
有毒。外骨內肉。旁行。故今里語謂之旁蠃。梓人
注云。却行蠃屬。反行蠃屬是也。易曰。離為蠃。
言離卦外剛內柔。而性又火燥。故為蠃也。荀子
曰。蠃六跪而二教。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者。用
心燥也。太玄曰。蠃之郭索教。蓋蠃首二鉗^其如
鉞者。今蠃皆八跪二教。教蓋其兵也。所以自衛。

神農本草。以為螻性敗漆。燒之致鼠。螻性走明。漆見之而輒解。名之曰螻。似出於此。淮南子曰。漆見螻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一曰螻解殼。故曰螻禮。曰。蠶則績而螻有庄。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襄。言螻甲象庄。其襄之不為兄死。猶螻之有庄。豈為蠶之績也哉。造化權輿曰。龍易骨。蛇易皮。鹿易角。螻易教。折其教足。隨後更生。螻類甚多。若蝟。蚌。擁劍。彭蠡。彭蜺之類。凡十數種。蝟蚌大者長尺餘。兩教至強。能與虎鬪。虎不如也。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擁

劍二名。桀步。豈非以其橫行。故謂之桀步。歟。一教極小。以大者鬪。小者食。彭蜺有毛。海人亦食之。蔡謨初渡江。食之。瀕於死。歎曰。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所誤。

烏鰂 音則

烏鰂八足。絕短者集足在口。縮喙 音惠鳥喙也 在腹。懷板含墨。每遇大魚。輒嘔墨。周其波。以衛身。害若小鰈魚。過其前。即吐墨。涎惹之。南越志曰。烏賊懷墨而知禮。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給 音台。上聲。欺也。 人財物。書迹如淡墨。逾年自消。唯空紙。爾舊說

烏鯽有砭音定遇風則蚪前一鬚下砭一名纜魚
風波稍急即以其鬚黏與粘同石為纜蓋此魚每遇
大風遠岸則蚪前一鬚為砭近岸則黏前一鬚
為纜炙韋子曰此魚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
黑以混其身漁人見水黑則知是網之大獲傳
曰欲蓋而彰思存而亡此之謂也肉白皮黑無
鱗有鬚鬚甚長蜀本草圖經云鷄音即此是也
故義訓云寒烏入水謂之烏鯽

鼉音陀

鼉具十二少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

弗如皮中冒鼓夏小正曰剝鼉以為鼓也今狔
音也江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狔識風
以鼉識雨詩曰鼉鼓逢逢先儒以為鼉皮堅厚
取以冒鼓故曰鼉鼓蓋鼉鼓非特取於皮亦其
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晉安海
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為
鼉鼓亦或謂之鼉更更則以其聲逢逢然如鼓
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也今鼉象龍形一名
鰓夜鳴應更吳越謂之鰓更蓋如初更輒一鳴
而止二即再鳴也舊云鼉性嗜睡目睛常閉能

吐霧致雨。力亦酋健。善頰坎岸。一曰獨鳴早。鼃鳴夜。趙辟公雜說曰。鼃聞鼓聲則鳴。續博物志曰。鼃長一丈。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

鼃

鼃以眼聽。窮脊連脇。甲蟲也。水居陸生。養魚經曰。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為之長。而引飛出水內。鼃則魚不復去。故鼃一名神守。尺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大腰龜鼃之屬。以蛇為雄。荀子曰。跬步不休。跛鼃十里。言鼃行蹢躅。而音漫山跛行也而又

跛焉。今其卒致千里。則一不較焉爾。故學不可以已也。詩曰。魚鼃鮮魚。鮮魚中鱠者也。又曰。魚鼃膾鯉。言熟則有包鼃。腥則有膾鯉也。段成式云。甲蟲影伏。羽蟲體伏。今鼃伏於淵。而卵剖於陵。此思化也。內典曰。鶴影生。鼃思生。是則思生又與影伏異也。今懷音帽音乳卵。大如彈丸。亦望卵而蔭。一如龜鼃。呼為護卵。世云。鼃伏隨日。謂隨日光所轉。朝首東鄉。夕首西鄉也。又云。鼃之所在。其上必有浮沫。謂之鼃津。捕者以此占之。韋氏燕山錄曰。煮羊以臙音留。煮鼃以蚊。蓋物

之相感如此。雖有明智弗能推也。

鼃

鼃大鼃也。鼃以為雄。故鼃鳴而鼃應。所謂雄蟲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即此之類是也。淮南子曰：燒鼃致鼃。此以其類求之。舊說鼃亦思化。其脂得火可以然。鐵一曰：鼃亦卵生而伏影。顏籀稽聖賦曰：鼃鼃伏乎其陰。鷓音鷓。鷓音鷓。鷓音鷓。孕乎其口。是也。王子年拾遺記曰：禹濟巨海。鼃鼃為梁。此與黃帝以虎豹為前驅。鷓鷓為旗幟。無異皆德之所感。殆未足多怪也。

蟾蜍

蟾蜍吐生。腹大背黑。皮上多痂。肥音磊。跳行舒遲。其肪音旁塗玉則軟。刻削如蠟者。本草所謂能合玉石者也。又曰：蝦蟆一名蟾蜍。蓋蝦蟆背有黑點。身小能跳。接百蟲。善鳴。與蟾蜍不類。故淮南子以為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蠃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也。酉陽雜俎曰：蝦蟆無腸。又曰：鶴影抱。蝦蟆聲抱。今里俗聞其春鳴。謂之聒子。聒子即段所謂聲抱。其子謂之蚪。蚪大盡生前兩足。小盡生後兩足。今其一種似

蝦蟆而長。踦。瞋目如怒。謂之鼃。越王揖怒蛙而
武士歸之。即此是也。蓋其鳴聲哇淫。故曰蛙。傳
曰。紫色蛙聲。餘分閨位。物理論曰。虛無之談。尚
其華藻。此猶春蛙秋蟬。聒耳而已。莊子曰。言隱
於榮華。良有以也。抱朴子曰。蟾蜍壽至千歲者。
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自然論曰。蟾蜍擲
糞。自其口出。又俗說。蝦蟆懷土。雖取以置遠郊。
一夕復還其所。字說云。雖或遐之。常慕而反。又
云。黽善怒。故音猛。而謂怒力為黽。詩曰。黽勉同
心。亦蛙善踊。故謂之猛。今螭音宗一名螭音。

螭。長瘦善跳。言窄而猛也。

蚌步項切。蚌同。

鼈孚乳以夏。蚌孚乳以秋。蚌聞雷聲則瘕。音其
孕珠若懷妊然。故謂之珠胎。與月盈胸音切。淮南
子所謂日至而麋鹿角解。月死而螺蚌焦音焦者
也。蚌一名蜃。墨子曰。周之靈珪出於上石。楚之
明月生於蚌。蜃由是觀之。士之賢不肖。豈有種
哉。蓋物有非其類而化者。若牡蠣是也。蚌蛤無陰
陽牝牡。須雀鴿以化。故蚌之父者。能生珠。專一
於陰也。海物異名記曰。蜃布泥有疆界。其蒸氣

也為樓。莊子曰：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蟲，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言矢溺至賤，而以禮器盛之，愛馬之至也。然掩其不意而驚，以致敗，則失其所以愛矣。故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不可不慎也。易曰：離為蚌，為螺，蓋螺之形，銳蚌之形，刻且皆外剛內柔，而性又善麗，故也。鬯，人曰：凡祭祀社壇，用大罍，祭門用瓢。句，齋廟用修。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理事用概。古會切。凡屆音勞，分破也。亦與與訓字同，佐也。事用散，齋之為言升也。修，爵也。概，斗也。蓋，祭祀罍，以盛鬯。瓢，以酌之。修，以

受之。社壇，言蠱，祭門言瓢，齋廟言修，相備也。蜃，以盛鬯。概，以酌之。散，以受之。山川四方言蜃，埋事言概。鬯，事言散，亦相備也。鄭氏讀修為卣，誤矣。修，爵名也。荀子曰：修爵無數。裴頠音晚崇有論曰：鳥無胃，肺蛤蜊無臟，蛭音姪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

蝸古華切

釋魚曰：蚶，羸虢音輸。俞璞云：即蝸牛也。孫炎正義以為負螺而行，因以名之。蓋蝸背負殼，狀如小螺，驚則縮入殼中，如螺閉戶，其肉中醢，內則

曰。蝸醢是也。頭有小角。故又一名蝸牛。莊子所謂戰於蝸角。舊說蝸涎規蝸。每為蝸牛所食。先以涎畫地。規之。蝸不復去。崔豹古今注曰。蝸牛陵螺也。形如虻蚰。殼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為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然則虻蚰與蝸牛異矣。先儒以為虻蚰無殼。蝸似虻蚰而有殼。今亦有一種生於卑濕。大於蝸牛。無殼而有角。蓋虻蚰之類也。南方積雨。蝸涎書畫屋壁。悉成銀迹。其卑濕如此。

蝸
辰上声

雜兵書曰。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背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煙霧。高鳥倦飛。就之以息。喜旦至。氣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即見。史記曰。海旁蜃氣成樓臺。野氣成宮闕。即此是也。世云雉與蛇交而生蜃。蓋得其脂和蠟為燭。香聞百步。煙出其上。皆成樓閣之狀矣。又曰。蛇之求於龜。則為龜。求於雉。則為蜃。故三物常異而同感也。又曰。鹿食龜。麇食蛇。蜃食燕子。蛟食犀角。蛇食

茱萸筆談云。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之狀。謂之海市。或云蛟蜃之氣。

貝

獸二為友。貝二為朋。詩曰。錫我百朋。百云者。言錫貝之多也。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言讒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其罪。猶之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則成是貝錦也。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貝背也。貝之字從目從八。言貝目之所背也。先王

面朝後市。以此古者相貝有經。其經曰。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河海。水產必究。仲學仙於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武帝。去不知所之。嚴助為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正。瑞靈竒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障。霞服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竒功。貝

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縣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鼃，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白駁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人病瘡，黑鼻無皮是也。矚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惠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管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白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

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然則爾雅大者鮫音抗，小者鱗音積，餘賦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蚬音均大而音以，蜃音積小而音攢，音委亦其略也。鹽鐵論曰：教與俗改，敵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

鰻音漫

鰻無鱗甲，白腹似鱈，而大青色。焚其煙氣，辟蠹有雄無雌，以影漫鱧而生了。趙辟公雜說云：凡聒抱者，鵠音林，鵠音留，鵠雀也。影抱者，龜鼈龜也。有鰻，鰻音青者，以影漫於鱧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鬣。

鬻而生。故謂之鰻。鰻也。一曰鮎。音亦產鰻。蓋其乳子二分之二為鮎。其一鰻也。

鰻音后

鰻狀如便面。骨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其血碧。雌常負雄而行。雄者多肉。大雄則不能獨活。漁者拾之。必得其雙。在海中。羣行。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遊。其藏伏沙上。亦輒飛躍。常遠行。迹數步。如兔擺蹤。今鰻青黑色。十二足。似蠨腹中有子如粟而大。中醢殼上有物如角。常偃高七八寸。每遇風至。即舉扇風而行。俗呼鰻。

帆。舊云。視鷗創施。觀鰻制帆。是也。皮殼甚堅。然性畏蚊。蚊小螫之。輒斃。未知其故也。又暴之日中。往往無恙。隙光射之。即死。嶺表異錄云。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沉。

嘉魚

嘉魚。鯉質。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故南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先儒言。丙穴在漢中。沔音南。縣北。有乳穴二。常以三月取之。穴口向丙。故曰丙也。舊言。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蓋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

魚尾象丙。豈特嘉魚而已。禮曰。魚去乙。乙腸也。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也。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音山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也。求賢之道如此而已。爾雅曰。翼音巢謂之汕。今之撩罟是也。太平君子。樂與賢者共之。而所以求者。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此至誠之道也。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罟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

增附

鼈海中大鼈也。史記。女媧斷鼈足以立四極。渤海之東有壑焉。中有五山。無所連着。隨波上下。往來不得暫時。仙聖患之。訴于上帝。巨鼈使卜。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作鼈非。

白螺

落戈切

螺本作贏。大者如斗。出日南。有蓼螺。味辛如蓼。紫螺有斑文紫色。亦作蠡。爾雅翼云。公輸般見蠡出頭。以足畫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因效之。設為門戶。吳湛居荆溪。溪有一泉。眾賴汲飲。

湛為菜菔遮護不令穢入忽於泉側得白螺置之厨甕中每自外歸則飲食已辦心大異之潛窺乃一女子自螺而出湛趨之女大窘不容歸蔽謂湛曰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護泉源命吾為操饌君食吾饌當得道矣言訖而隱隋劉臻好啖蜆以音同父顯諱呼蜆為扁螺其跡如此又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石墨數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不知兄願見之否今送二螺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二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三

品物門

毛族類

麀與麟同

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麀為之長麀土畜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軒轅大角之獸狼額赤目五蹄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中規矩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穽不罹也羅網王者至仁則出蓋太平之符也孔子曰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不

湛為菜菔遮護不令穢入忽於泉側得白螺置之厨甕中每自外歸則飲食已辦心大異之潛窺乃一女子自螺而出湛趨之女大窘不容歸蔽謂湛曰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護泉源命吾為操饌君食吾饌當得道矣言訖而隱隋劉臻好啖蜆以音同父顯諱呼蜆為扁螺其跡如此又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石墨數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不知兄願見之否今送二螺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二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三

品物門

毛族類

麇與麟同

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麇為之長麇土畜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軒轅大角之獸狼額赤目五蹄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中規矩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穽不罹也羅網王者至仁則出蓋太平之符也孔子曰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不

踐生草。不食生物。有愛吝之意。故麇從吝。牡麒
牝麇。陰主吝嗇。故牝曰麇也。詩一章曰麟之趾。
二章曰麟之定。三章曰麟之角。始於趾。終於角。
者。言德以升進為美也。易曰。德言盛。故是詩每
况愈上。爾雅云。麟。麇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麇。圓
項一角。故西狩獲麟曰。有麇而角也。或曰。麟肉
角。鳳肉味。况皆示有武而不用也。傳曰。麒似麟
而無角。按爾雅曰。騶如馬一角。不角者。騶然
則騶從騶省。不角故也。或曰。序詩以為皆信厚
如麟趾之時。從吝以厚故也。從其以信故也。其

信也。其者。指物之詞。

兔與兔同

兔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兔。兔吐也。舊云。兔
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故楚辭曰。顧兔在腹。言
顧兔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禮
曰。兔曰。明視其以此歟。蓋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獨兔雌雄八竅。故陶氏書云。兔舐律雄毫而孕。
五月而吐子。而里俗又謂視顧兔而感氣。故卜
秋月之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今孔雀亦合。而
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舐毫。其感孕則

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其口缺。一曰兔目不
瞬。視雄毫而孕。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肅肅
兔置。施于中逵。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蓋椽之丁
丁。以有所聞。施于中逵。以有所見。施于中林。則
無所聞。無所見。於是焉肅。則好德之至也。故詩
以此為後。徐幹中論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
處獨之謂也。是詩正言兔置者。先王之化。言格
於藹蕙。行至於雉兔。然後為博。故序以為莫不
好德。賢人衆多也。俗云兔營窟。必背丘相通。所
謂狡兔三穴。古今註曰。兔口有缺。尻音鳩有九孔。

今尻於文從九。蓋生於兔也。內則曰。兔去尻。狐
去首。狐死亦正丘首。不忘本也。至物簿云。孕環
之兔。懷於左腋。毛有文彩。間色至百五十年。當
轉環於腦。能隱形。人不復見矣。說文無兔字。以
兔為免。兔生自口出。宜有留難。吐而後免。故字
又通為免。俗則作兔。非是也。今產乳曰免。亦或
謂之分兔。且兔足前卑後倨。其形俛。故俛又從
免也。冕亦從免。古之說冕者。以為位彌高而志
彌俛。其以此乎。內則曰。姆教婉。婉聽從。蓋婉妻
道也。婉。母道也。聽。婦道也。從。姑道也。左傳曰。姑

慈而從婦聽而妣。

鹿

字統曰。鹿性警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蓋鹿萃善走者。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故詩以况君臣之義。而毛詩草蟲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為也。亦作忘周官曰。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正以鹿皮為之。蓋取諸此。鹿愛其類。發於天性。詩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正言魚鹿者。言人之與物異類。則鳥見之高飛。魚見之深入。鹿見

之決驟。今魚樂於沼。鹿安於囿。如此則以文王之德行於靈沼。靈囿故也。爾雅麋曰。其迹躔。鹿

曰。其迹速。麇曰。其迹解。兔曰。其迹迹。音抗豕曰。其迹刻。狐曰。其迹瓜。仁九切。亦作跡。獸迹。蹄。草地也。蓋麋性迷惑。故其

迹躔而不解。麇性散驚。故其迹解而不躔。鹿善決驟。故其迹速而不瓜。狐善遲疑。故其迹瓜而不速。豕性追突。故其迹刻。兔性跳躑。故其迹迹。

今兔將伏。輒跳躑。擺跡人反。以此得之。韓子曰。譬如兔得跡。安用東西跳也。小爾雅曰。鳥之所

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兔之所息謂之窟。

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兔之所息謂之窟。

鹿之所息謂之場。詩曰：町疇鹿場。他切言町畦
村疇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舊云：鹿者仙
獸，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壞瓊於
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於口，不
復能急走也。蓋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
故有諸中，未有不形於外也。

麝

釋獸云：麝，父畜足，麝如小鹿，有香，故其文從鹿。
從射，虎豹之文來，田狸麝之香來，射則其皮與
臍之為累也。今商汝山中多羣麝，所遺糞常就

一。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跡他所，慮為
人獲。人反以是從迹，其所在必掩羣而取之。蓋
麝絕愛其香，每為人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
舉爪剔出其香，就繫且死，猶拱四足保其臍。吳
筠玄猿賦以為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
謂是也。陶氏云：麝形似獐，今俗謂之香獐，常食
栢葉。故養生論云：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也。
又云：鳴淡音蛇，今以蛇蛻裹麝，彌香。夏月食蛇多
至寒，香滿入春，臍內亟痛，即自以足剔出之，置
屎溺中覆之，皆有常處，象退齒，犀退角，麝退香。

皆輒藏覆。知自珍其貨也。趙辟公雜說云。西北之麝。噬虺而食栢。故其香結。東南山谿有松而無栢。故麝不結也。

犀

犀性絕躁似豕。一管三毛。有鳩處必有之。形似水牛。大腹卑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脩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前足直常倚木而息。木仆則不能起。異物志曰。犀體無五種肉。又曰。犀舌有棘。常食草木棘刺。不啖莖葉矣。舊云。犀之

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裏。白星微端。世云。犀望星而入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駭雞。蓋犀之美者有光。故雞見影而驚。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故南人以牙為白暗。犀為黑暗。言難別也。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則自埋之。王粲游海賦曰。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子角者。山犀也。在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

犀有四輩。其紋或如桑椹。或如狗鼻者。上黔犀。無紋。螺犀。紋旋。特犀。紋細。牯犀。紋大而勻。周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革差劣於兕。故兕甲六屬。減一犀甲七屬。增一也。或曰。翡翠屑金。人氣粉犀。犀最難擣。唯鋸犀成小塊。以極薄紙。衆置懷中。令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蒸潤。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

麈音主

麈獸似鹿而大。其尾辟麈。以置藉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黧。黧。黧色也。又以拂氈。令氈不蠹。蓋蠅點變。

白麈尾留紅。而狐白貂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物有相制。其異如此。今麋鹿醜亦喜紅。南人取之。則衣絳服而舞。麋鹿輒注視不動。因以利刀刺之。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為準。於文主鹿為麈。而占之談者。揮焉。良為是也。恩平郡譜曰。沈牛謂之回沙。牛謂之磨。麈謂之荒。鹿謂之摧。

虎

虎奮衝破。又能畫地下食。蓋蛇蟠向壬。鵲巢面。歲燕伏戊己。虎奮衝破。此亦鳥獸之所以靈也。

兵法曰。將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其以此歟。類從
曰。虎行以爪坼之。觀奇耦與偶而行。今人畫地觀
奇耦者。曰。虎卜云。簡弓曰。執轡如組。有力如虎
如組以言其藝。如虎以言其勇。常武曰。進厥虎
臣。闕如虓虎。蓋虎之自怒。虓然闕如虓虎。則以
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何草不
黃。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言兕抵觸。虎搏噬。先王驅而遠之。則率彼曠野。
兕虎之所宜。今征夫如此。則可哀矣。爾雅曰。熊
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麇音若獸多力之稱也。漢律曰。捕虎一。購

錢三千。其狗半之。是也。方言。虎。陳魏宋楚之間。
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注曰。虎食
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故然。則仁人之於親也。
聞名心瞿。見似目瞿。豈自外至哉。禮曰。交龍為
旂。旂。東方也。鳥隼為旗。旗。南方也。熊虎為旗。旗。
西方也。龜蛇為旐。旐。北方也。太常則象天。馬環
以覆之。故繪日月星辰。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
變。豹變。言變而為豹也。揚子曰。狸變則豹。所謂
豹變。故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虎變。言變而
為虎也。揚子曰。豹變則虎。所謂虎變。故象曰。大

人虎變其文炳也。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鄭氏謂擾馴也。言王者之教無不服也。然則教而馴之蓋亦有道矣。梁鴛曰。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何則喜之復也。必怒。故曰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也。俗云鳩食桑甚則醉。貓食薄苛則醉。虎食狗則醉。今虎所在處必鳴。

以告。

麇音均

崔豹古今註曰。鹿有角而不能觸。麇有牙而不能噬。麇屬也。齊人謂麇為麇。麇如小鹿而美。故從章也。章美也。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麇從章。麇從音。其義一也。語曰。四足之美。有庶。庶標音即麇也。或曰。麇性善驚。故從章。吳越春秋曰。章者。倥偬也。蓋麇鹿皆健駭。而麇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麇鹿無羸。又曰。麇鹿白膽善怖。為是故也。或曰。麇喜音聲。麇喜文彩。故

麋從禾。麋從章。今獵戶以彩服舞麋。鹿字說曰：赤與白為章。麋見章而惑者也。樂以道和，麋可以樂道而獲焉。麋不可畜，又不健走，可縛者也。故又訓縛。詩曰：野有死麋，白茅包之。言昏禮不以死物，故其生摯用鷹，而飾羔鴈者，以續今取死麋，更以白茅包之，則皆非其禮矣。雖皆非禮，然猶愈於無禮。故序云：惡無禮也。先曰死麋，後曰死鹿，先曰包，後曰束，言被文王之化，知惡無禮。其俗有隆而無殺，麋性喜山，麋性喜澤，鹿性喜林，故林屬於山為麓，其字從鹿，麓者鹿之所

在，故也。鹿，林獸也。麋，澤獸也。博物志曰：麋掘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暖。民隨此暖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麋性善聚散，故從困。困，與麋同聚也。亦散也。國語曰：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先儒以為圓曰困，方曰鹿。鹿善聚，亦善散，故困或謂之鹿也。

兕 徐姊切

釋獸云：兕似牛，兕重千斤，一角青色，其皮堅厚，可以制鎧。傳曰：水剽蛟龍，陸斷犀兕，蓋取諸此。吉日曰：發彼小豝，殪音意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

大也。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兕善抵觸，故先王之制罰爵，以兕角為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為酒戒。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此之謂也。四升曰角，角，角觶也。與此同意。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角生。

豺

釋獸云：豺，狗足，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侯之以田。禮記所謂豺祭獸，然後田獵是也。詩曰：取彼譖人，投界豺虎。豺虎不

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吳，豺虎以殺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載為德，則宜無所不受。今曰：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且付吳天，制其罪，則惡之至也。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為是故也。然是詩地於四方，正言有北者，有北，朔地也。朔地者，寬閑之至，天於四時，正言有吳者，有吳，南天也。南天者，辨察之至。漢律捕虎一購錢二千，捕豺一購錢百。豺虎皆害物之尤者，故詩併言之。俗云：豺羣噬虎，言其健猛且衆，可以窘聲虎也。又曰：瘦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

之豺棘人骨立謂之柴毀義取諸此舊說豺獺祭天又或以謂皆自祭其先云疑此二物祭帝而其先與焉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曰人而不祭豺獺乎。

獺音塔

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魚孟子所謂為淵馘魚者獺也亦自祭其先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是也獺取鯉於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之祭魚其字從頰與豺從才同意援神契曰蝟多頰故

不使超揚頰才也舊說蟾肪合玉獺膽分卮又曰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此類之不推也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言歲多風則鵲作巢卑水之所及則獺移穴其預知有如此也或曰獺一歲二祭豺祭方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唐李商隱善屬文喜鋪陳檢閱特謂之獺祭魚字說曰豺亦獸也乃能獲獸能勝其類又知以時祭可謂才矣獺非能勝其類也然亦知報本反始非無賴者。

熊

熊似豕堅中。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而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周官大射。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蓋諸侯服猛。下王德一等。故其所射。共熊。豹之侯而已。又曰。田役則設熊席。則以蒞衆尚毅故也。亦以其溫。傳曰。君居則狐裘。坐則熊席。考工記曰。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

鳥旗七旒。以象鷄火也。熊旗六旒。音由旗上流蘇也以象伐

也。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說者曰。龍旂。音共東方

也。故象蒼龍宿之數。其旒九。熊旗。西方也。故象

白虎宿之數。其旒六。鳥旗。音瑞正南方之物也。故

象朱鳥宿之數。其旒七。龜旂。音北正北方之物也。故

象玄武宿之數。其旒四。按旂象大火。旗象鷄

火。旗象伐。旂象營室。義不在旒。猶之龍旂養信

而荀子曰。龍旂九旒。以養信也。許慎曰。熊旂五

旒。以象伐。按熊旗五旒。則考功所記六旒。誤矣。

巾車掌王之五路。建太常以祀。建大旂以賓。建

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戒。建大麾以田。大常象天。有日月焉。大旂象東方。即旂是也。大赤象南方。即旗是也。大白象秋。一名旗。大麾象冬。一名旒。太常大旂。蓋言其名。大赤大白。蓋言其色。大麾則又以用言互相備也。書曰。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以大赤照上。則龍旂青可知也。以大日照下。則龜旒黑可知矣。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旂。是也。鄭云。九旗之帛。皆用絳。不知鄭氏所云何所據而言。然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首以為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字說曰。熊強毅

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熊亦熊類。而又強焉。然可罔也。

豹

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言能革小人之面而已。召南之事是也。古今註曰。豹尾車。周製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晉人刺在位不恤其民。其詩一章曰。羔裘豹袂。自我究究。言大夫體柔以剛。文之而已。今其用暴如此。則非所以稱其服也。居居。以言不通。究究

以言不怒。豹祛下大夫也。豹裘上大夫也。詩曰羔裘豹飾。豹飾又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也。玉藻曰狐青裘。豹褻玄綃衣。褻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褻之。則豹飾明非褻矣。毛詩傳曰飾謂緣以豹皮。則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管子曰上大夫豹飾。列大夫豹檐。此齊一時之數。非古也。古云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反長退毛。然後踈朗煥散。蓋亦養而成之。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彩。殆謂是也。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故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黃志曰狐死首丘。豹死首山。言不忘本也。豹之程列子曰程生馬。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飢豹食不飽。有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其字之為是也。一曰從勺。豹之勺猶虎之幾也。一曰虎豹。勺物而取。勺物而取。馬大者猶勺而取不足為大也。小者雖勺而取所取小矣。不足言也。故於豹言勺。博物志曰豹死守窟。淮南子曰蝟使虎中。蛇合豹止。物各有所制也。

羊

羊性善羣。故於文羊為羣。犬為獨也。羊每成羣。則要以一雄為主。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羣者。是也。北人謂之羊頭。鄭氏儀禮注云。羊取其後帥。蓋言此矣。詩曰。爾羊來斯。其角戢戢。羊前其剛。以觸者也。故以其角齊聚為善。又曰。爾羊來斯。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矜言羊之愛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為道。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支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畏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於叱。所謂擾之以順其性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所謂支之以制其放也。傳曰。騫。虧也。崩。羣疾也。羊之為物。以瘦為病。而又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也。禮云。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曰漬者。謂死相藏漬而善耗敗也。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為甚。故是詩如此。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徐鉉曰。羊主給膳。以瘦為病。故羸從羊。亦豕善肥。羊善瘦。故羸從羊也。詩曰。不騫為是。故也。易曰。兌為羊。羊性前止。故兌為羊。兌陰在上。故也。羊性前逆。牛性前順。故傳以為使堯牽一羊。舜荷蓍而隨之。不能前矣。又曰。今使烏獲藉

番亦作華從後曳牛之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
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矣
禮曰羊曰柔毛柔毛謂其不疾癢音疾癢音癢也詩
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
歸常先於牛故也管子曰凡聽商如離羣羊凡
聽角如雞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易曰兌為羊抑
又以其聲歟內襄曰羊冷毛而毳音去羶犬赤股
而躁躁蓋言牛冷毛而毳則羶犬赤股而躁則
臊矣皆物之不可食也故於文臊從躁省羶從
氈省也鄭氏以為冷毛而毳毳謂毛別聚氈不

解者是也管子曰山萬而不陔陔則祈羊至矣
淵深而不涸則沉玉極矣或言羊或言玉相備
也山海經曰縣以吉玉縣山祭也肆師立大祀
用土帛牲牲錯而今此山川更言玉者則以祈
祭故也易林曰羊腸九縈舊說羊春夏早放秋
冬晚出字說曰羊大則充實而美美成矣則羊
有死之道焉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
已

牛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牛象角頭三封尾

之形。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信健決。躁速。故易坤為牛。乾為馬。詩曰。爾羊來斯。其耳濕濕。濕濕。言潤澤也。蓋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是也。枹朴子曰。鴈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却虎。牛善角。虎環其首外觸。則虎雖猛巧。不能制。傳曰。禘郊之牛角。幽粟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詩曰。殺時特。蠃牡有椽其角。椽。長貌。社稷之牛角。尺。故曰。有椽其角也。舊云。牛相壁堂。欲闕。鷹廷欲廣。象筋欲沈。骨

欲垂。插頸欲高。排肋欲密。尾不用至地。頭不用多肉。角欲得細。身欲得圓。眼欲得大口。方易飼。鼻廣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如羊形。欲如卷懸蹄。欲如八字。亂睫。睛好觸。龍頰突目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岐胡有壽。常有似鳴。有黃禮云。牛曰一元。大武六牲之號。牛曰一元。大武號最為美者。牛大牲故也。管子曰。凡聽宮如牛鳴。竈音錄中牛含宮聲。故柳子以為黃鐘在脰也。周官曰。牛夜鳴則廄。音許叔重曰。廄。又屋朽木。牛夜鳴則廄臭如朽木也。牛膏曰香。故其

臭朽則不可食矣。列子曰：饗香以為朽，常甘以為苦。戎右曰：養齊牛耳，挑荊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盟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而正，以不聽為戒。焦貢易林曰：牛龍耳，贖蓋龍亦聾者也。先儒以為面牛鼓簧為聾，故也。造化權輿云：夫乾為馬，坤為牛，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圻。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也，故起先，前足卧，後足卧。陰物也，故起後，前足卧，後足卧。世之學者，以為坤牛取順，乾馬取健，蓋知其一而已。封人曰：凡祭

祀飾其牛牲，即莊子所謂衣之以文繡者也。鄭氏以為飾謂刷治潔清之誤矣。楚子曰：君處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按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牛馬風逸，往往相反。楚是以云爾。又舊說：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占其日以知其登耗，所謂人日以此。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四

品物門

毛族類

馬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建洛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四不具是也。然則統書以為馬者。駕馬故字以王為馬。誤矣。且王無駕馬之制。蓋古駕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故易以龍叙乾。以馬明坤。而天子乘龍。駕六。諸侯乘馬。駕四。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於天地。

四方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控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者矣。故書曰。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今文以竹策龍為籠。以竹策馬為駕。蓋良馬見鞭影而行。則鞭策之於龍。是以籠之。非以駕之也。列子曰。聖人以知籠羣。愚蓋籠之道如此。舊說相馬。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脾欲得小。膝小則脾小。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又曰。眼欲得有紫豔。口欲得有紅光。上脣欲得緩。下脣欲得急。上齒欲鈎。鈎則壽。下齒欲鋸。鋸則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四

品物門

毛族類

馬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建洛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四不具是也。然則統書以為馬者。駕馬故字以王為馬。誤矣。且王無駕馬之制。蓋古駕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故易以龍叙乾。以馬明坤。而天子乘龍。駕六。諸侯乘馬。駕四。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於天地。

四方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控。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者矣。故書曰。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今文以竹策龍為籠。以竹策馬為駕。蓋良馬見鞭影而行。則鞭策之於龍。是以籠之。非以駕之也。列子曰。聖人以知籠羣。愚蓋籠之道如此。舊說相馬。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脾欲得小。膝小則脾小。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又曰。眼欲得有紫豔。口欲得有紅光。上脣欲得緩。下脣欲得急。上齒欲鈎。鈎則壽。下齒欲鋸。鋸則

怒脊欲大而抗。額欲方而平。喙欲曲而深。胸欲直而出。兔間欲開。虎口欲開。升肉欲大而明。輔肉欲大而明。耳欲如劈竹。睛欲如懸鈴。頭欲高如利兔頂。欲起如飛龍。又曰。人眼鳥目。麋背麟腹。虎胸龜尾。擎頭如鷹。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紅色如朱點。書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易曰。黃如儲如。白馬翰如。

言未受飾於物也。詩曰。皎皎白駒。黃然來思。黃然來思。則言受飾於物矣。受飾於物。則與在彼空谷。生芻一束者異矣。故戒之以愛。曰毋為優游於此。勉之以道。思也。曲禮曰。立視五。嵩式視馬尾。小俛為式。蓋立視視車之衡。則平視馬之尾。則俯矣。故平視或謂之衡視。鄭云。嵩謂輪轉之度。蓋當謂其徑也。言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為三丈。積寸為三尺。則五嵩之乘三丈三尺。荀子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即此是也。又曰。坐視膝足。立

視言坐則視膝立則視足也。又曰。應對言語視面言。應對言語則無上於面亦不下於帶也。曲禮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此即言語應對視面高下之度。國君綏視。大夫衡視。相備也。綏視則言俯不下於帶。衡視則言仰不上於面。蓋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騫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七尺。則高與人目畧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上衡謂齊首

矣。國君則平衡。平衡謂齊眉矣。大夫則綏之。謂當心矣。士則提之。謂當帶矣。禮曰。提者當帶而國君綏視不下於帶。則綏之當心。提之當帶。明矣。或曰。凡物有當提者。有當捧者。今以貴賤之等。而今當提者捧。當捧者提。可乎。曰。是禮也。非是之謂也。蓋曰。執天子之器上衡曰。君平衡。則正謂執器者言之而已。非謂當提之器使捧。當捧之器使提也。荀子又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亦準車之衡言之。朝野僉載曰。伯樂令其子執馬絰以求馬。絰年無有似者。

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畧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顙。跌目。但蹄不如累。翹爾。伯樂笑曰。此馬好跳躑。不堪御也。括母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亦近之爾。

馬音保

今之烏騮也。爾雅曰。騮白雜毛。馬蓋取諸鴉也。今馬其色騮白。詩曰。乘乘馬。乘乘黃。乘乘馬。六尺已上之馬黃。純色。鴉雜色。古者大夫乘駒。乘馬則潛諸侯之禮矣。蓋亂生於衣服車馬之間。

而已。大叔于田。乘乘馬。而沃之。大夫素衣朱襮。此晉鄭之所由亂也。騮亦馬類。取騮之色。一曰蒼白雜毛。騮。一曰蒼黑雜毛。騮。今騮色在青黑之間。詩曰。毳衣如綦。傳曰。綦。騮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

騮音其

毛詩傳曰。蒼。祺。曰。騮。蓋騮蒼艾色。一曰馬青。騮文如博。基也。詩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騮。弁皮弁也。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韋弁以韎。韋為之。故曰韋弁。一名爵弁。其色則象

爵故也。皮弁以鹿皮為之。故曰皮弁。一名騏弁。其文則象騏故也。亦或謂之棊弁。鄭氏以為爵弁似冕。又謂韋弁。韎韋為弁。又以為其衣裳。又曰。韋弁。蓋韎布為衣而素裳皆誤矣。按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則韋弁服純衣。纁裳矣。凡弁。爵弁為上。皮弁次之。故司服初一曰。韋弁服。次二曰。皮弁服。次三曰。冠弁服。次四曰。服弁服。次五曰。弁經服。蓋冠弁服。皮弁服也。弁經音迭則服弁而加經。故其序如此。喪服小記曰。諸侯吊必皮弁。錫襲服。問曰。公為卿大夫。錫

襲當事則弁經足相弁證也。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弁也。說者以為田獵之冠。則几甸事冠弁服。即皮弁。又明矣。詩曰。騏驕是中。騏驕是騃。蓋騏驕中駟。騏驕上駟。故駟以騏驕。騃以騏驕。淮南子曰。騃欲馳。服欲步。宣王之詩。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騏者。言方是時。馬政愈修。其所以執駒網馬。教駝坡特。滅僕講馭。夫之法滋廣。故雖騏亦閑習。任為用矣。非獨四驪也。

爾雅曰。後右足白驥。左白馬。易曰。震為馬足。蓋取其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縱之而動也。馬足言制之而動也。今字馬從馬一絆其足。馬從馬二絆其足。馬口其足。詩曰。繫之維之。口者維之也。淮南子曰。是猶兩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兩絆言用其足。詩曰。駕我騏驎。王肅謂駕兩馬者。下云騏驎是中。騏驎是騃。明此駕兩者也。蓋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說文曰。駢馬二馬也。尚書大

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駢馬。駢駕二馬也。駟駕四馬也。詩曰。載駟載駟。駟以言大夫。駟以言諸侯。馬政論曰。後足徧白者凶。若馬之類是也。此士之所以駕也歟。

駟

爾雅曰。白馬黑驥駟。廣雅曰。白馬朱驥駟。今呼黃馬尾驥。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駟。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駟。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駟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駟馬黑驥。此以別白馬朱驥之駟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駟。此以別黃馬黑驥之駟也。

也。俗云駱馬善柰勞苦。詩曰：嘽嘽駱馬，言駱性善勞。而今取息不平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詩曰：駕彼四駱。又曰：乘其四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純駟矣。詩曰：駕我騏驎。蓋言秦之上也。又曰：騏驎是中，駟驪是駮。蓋言秦之御也。

白顛

爾雅曰：的顛，白顛。今之戴星馬也。詩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眾比貌。於車言其眾，於馬言其特相備也。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

之說者以為卓即的顛，故以為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顛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顛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為的顛。蓋震二陰在上，故為的顛。夫文入二為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顛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云的顛非也。

驥音鉄

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驥。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

故曰。馘也。月令。孟冬乘鐵驪。即此是也。詩曰。駟馘孔阜。六轡在手。以美襄公田狩之事。蓋馬之族不一。而駟馬則喜前。駑馬則喜後。故古之御者。駑馬以鞭為主。駟馬以轡為主。馘性堅駢。則疑於難御。而有繁手之勞矣。今其六轡在手而已。則是無事於轡。故詩以美之也。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繁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

駟

驪馬白跨。駟馬白腹。駟從縗省。禮曰。練而縗。縗淺赤也。一染謂之縗。再染謂之經。三染謂

之縗。周人尚赤。戎事乘駟。赤馬白腹曰駟。言上周下殷也。詩曰。駟駟彭彭。此言尚父之乘。然則戎事乘駟。蓋特其長而已。或曰。方叔率止。乘其四駟。則於戎事乘駟之說害矣。曰。序詩者曰。宣王南征。則蠻荆之事正之而已。故言兵則非伐人之兵也。言車則非戎車也。言馬則非戎馬也。

黃

黃駟曰黃。黃亦馬之上色。故駟頌首章曰。有駟有黃色。列子曰。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有駟曰乘黃矣。然後乃言乘牡。卒言青驪。

之駟。則黃牝驪牡。剛柔之質具矣。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驥。言吉事乘此。詩曰。四黃既駕。兩駟不猗。是也。至於戎事。則乘駟。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駟。或曰。天子之馬。盛則駕六。常則駕四。詩曰。四黃既駕。兩駟不猗。此駕六之證也。穆王命八駿之乘。右服華騮。而左縹耳。右駟赤驥。而左白渠。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駟盜驪。而右山子。此駕四之證也。

駟

青驪曰駟。今之驥驄也。詩曰。駟彼乘黃。駟彼乘

古者國君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駟馬。而偏朱蹄。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皇駟其馬。亦言皇駟者。士昏禮。攝盛故也。爾雅所謂駟。如馬。倨牙。食虎豹。詩所謂隰有六駟者。字從交。作字說曰。駟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害已者。在所交也。則駟非此駟也。

駟
音來

馬善駟。牝驪牡。爾雅曰。駟牝驪牡。以罕稱也。駟之字從來。言進於馬矣。宜有來而無往。易曰。知

進而不知退。亢龍也。凡馬六尺以上為馬。七尺以上為騾。八尺以上為龍。詩曰。騾牝三千。三千言多。騾牝取其大也。蓋驪音馬常小。今俗謂之小馬。以此。凡馬宗廟用龍。武事用駮。田事用騾。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輅。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輅。深四尺。鄭云。國馬高八尺。騾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校人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大夫曰家。其種又自田馬而下。則

牡。駮。彼乘駒。言臣有柔順之德。剛健之材。文。彼文以成之。則臣之道備矣。於乘黃曰。在公明明。於乘牡曰。在公飲酒。於乘駒曰。在公載燕。在公明明。則禮所謂在明明德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於是飲酒。以載燕。則亦以有道故也。鹿鳴之道。和樂而已。非君臣之道也。故六月之序。至言四牡。然後曰。君臣缺矣。今言在公飲酒。在公載燕。而更以為頌君臣之有道者。蓋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則臣有餘敬。君有餘惠。臣有餘敬。君有餘惠。則非特若鹿鳴正言賓主之道而已。是乃

所以為君臣有道矣。

駟音因

爾雅曰黃白雜毛駟陰白雜毛駟駟今之桃花馬駟今之泥驄也詩曰我馬維駒我馬維騏我馬維駟我馬維駟其先後與駟之序合則駟不如駟駟不如駟矣然是詩乃卒言駟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滋善。

駟音錄

聊白駟徐鉉曰疑象駟文晉侯乘駟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駟之文理或然也駟亦馬之上色故

所謂國馬者無大夫之馬矣蓋諸侯有良馬有戎馬無齊道大夫有田馬有駑馬無種戎或曰正言國馬者非特以別大夫亦以約天下之馬也伯樂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良馬即國馬也故駟頌以為諸侯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變種曰良者以此也歟庾人曰八尺以上為龍此種馬也豈所謂天下之馬者耶蓋馬八尺以上則疑於龍矣是故謂之龍也坤之上六稱龍與此同義駟之頌一章曰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二章曰

有騅有駉。有駉有騏。三章曰。有驪。音鹿大何子年二切有駘。有騮有雒。四章曰。有駟。有駮。音逆有驪。有魚。按騮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騏曰黃。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駉。赤黃曰駉。蒼棋曰騏。青驪驎曰驪。白馬黑驎曰駮。赤身黑驎曰騮。黑身白驎曰雒。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駮。豪骹曰驪。二目白曰魚。魚今謂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也。言有驪有黃於前。言有驪有魚於後。每章愈下。則以言僖公至誠成物。有如而無已。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

無邪。思馬斯祖。殆此之謂也。

駒

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駝。八歲曰駮。馬八歲一變。故從八也。語曰。七驄。八白。言馬至八歲驄變而曰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荀子曰。大路馬必倍。至於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言年長以倍。今羣牧選馬。十六歲以上。乃以進御。此遺象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路馬之齒高也。故齒路馬有誅。所以廣敬也。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而後維騏。